



遗憾错失奖牌 圆梦犹待将来

中国男女队4×100米接力赛分获第四和第六



8月6日,中国队员苏炳添、谢震业、汤星强和吴智强(从左至右)在比赛后。新华社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季禹

8月6日晚,中国接力捷报频传。女子4×100米接力赛决赛,由梁小静、葛曼棋、黄瑰芬、韦永丽组成的中国女队以42.71秒取得第6名,创造了我国在该项目最好成绩。男子4×100米决赛,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男队,以37.79秒收获第4名,平了全国纪录。

5日进行的预赛,中国女队以42秒8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晋级决赛,这是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女子田径队时隔21年再次站上决赛舞台。

晋级决赛,也弥补了女队5年前的遗憾。里约奥运会,中国田径女子4×100米接力队原本获得预赛第8的成绩晋级决赛,但最终结果却让人错愕:因掉棒无缘决赛的美国队申诉成功,得以单独重赛,最终将中国队挤出8强。

“目标主要还是接力赛,要争取跟姐妹们一起努力拼进前八。”正是有了5年前的遭遇,韦永丽才将接力赛视作比赛的重点。能够晋级决赛,已经是对姑娘们最大的认可。能够收获第六名,创造中国在该项目的历史,更是锦上添花。

稍后进行的男子4×100米接

力赛决赛,中国队的发挥同样出色。男队以37.79秒收获第四名,平了全国纪录,也平了上届奥运会的名次。

预赛中,中国男队的表现远超预期,以37秒92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在参加决赛的8支队伍中,中国男队的预赛成绩排在第二,仅落后于牙买加。预赛的结果,已经预示了中国男队的夺牌可能。由于交接棒失误,美国队没能晋级该项目决赛,这让中国队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决赛中,汤星强起跑反应速度并不慢,稳稳地将接力棒交给了第二棒谢震业,第三棒苏炳添

弯道处奋起直追,保持住第三。最后一棒,吴智强死死压住牙买加选手,但最终被加拿大选手赶超,最终以37.39秒收获第四名。

田径一直被认为是亚洲地区的弱势项目,但除接力项目外,本届奥运会中国选手还取得了不少突破。苏炳添在百米半决赛中跑出9秒83的亚洲最好成绩;巩立姣在女子铅球项目夺冠,收获中国田赛首枚金牌;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摘银,刷新了中国最好成绩;刘诗颖夺田径女子标枪冠军……一次次突破,体现了中国队在田径项目上的进步。

本已生子当妈 上场已是赢家 “母亲运动员”刘虹20公里竞走摘得铜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夏铭睿

札幌大通公园,刘虹出现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中。

这是她第四次站上奥运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刘虹曾以1小时27分17秒的成绩获得第四名,无缘奖牌。

在中国女子竞走的黄金年代,刘虹锋芒初露。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刘虹的冠军拿到手软。2012年的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刘虹曾领跑亚洲;3年后,同样的赛场上刘虹更是刷新女子2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巅峰时,刘虹曾一度成为女子竞走20公里和50

公里两项世界纪录的第一人。

“其实竞技体育就是比较人的极限,你必须要比别人更能坚持才行。”刘虹说。

在拿下2016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之后,刘虹选择了退役。结婚生子,人生的重心开始向家庭倾斜。“2016年奥运会结束了之后,我所有的冠军和奖牌,还有纪录都已经拿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决定休息一段时间。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动力再坚持下去。”

但刘虹的骨子里,注定耐不住寂寞。沉寂两年,生下女儿的刘虹决心再回到赛场,找一找自己失去的那些东西。追求本心,是刘虹做出的选择。“不管是选择退役

还是复出,我都遵从自己的内心,算是一个挺愉快的过程。”

作为母亲,想重返赛场注定不容易。家庭的琐事,身体机能的调整都成为牵绊刘虹复出的因素。“在最艰苦的那段日子里,每周的训练量可以达到190公里左右”。整整9个月,刘虹把时间放在恢复状态上。在复出的最初那段时间,刘虹的最大周训练量有133公里,最大单月训练量也有450公里,是她巅峰状态的七成左右。“如果别人不能理解我的选择,就会觉得需要很大勇气,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刘虹表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3月的全国竞走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

赛上,刘虹以1小时24分27秒的成绩获得亚军,成功拿到东京奥运会入场券。这是刘虹第一次以母亲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天气热确实不敢太往前冒,这样的话没有绝对的实力。从这种大赛来讲,确实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们今天还是以保守状态,最后结果的话也是拼尽全力,真是这样。”在以1小时29分57秒的成绩拿下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铜牌之后,刘虹这样说。最终,冠军被意大利选手安东内拉·帕尔米萨诺以1小时29分12秒拿下。

值得一提,34岁的刘虹是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大的中国田径选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特派记者 刘伟 发自东京

当地时间8月6日上午,东京奥运会男子50公里竞走在札幌大通公园结束,来自济南的边通达走出了3小时52分01秒的成绩,位列所有参赛选手第七名。随着三年后的巴黎,男子50公里竞走被调整出奥运,这次比赛,也成了边通达在奥运会上的绝唱。

作为奥运会距离最长的竞赛项目,男子50公里竞走,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意志力的极致考验,即将退出奥运的特殊背景,也让历史赋予了选手更多特殊的意义。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男子50公里竞走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不过,自2015年以来,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为使田径比赛更具商业价值和观赏性,决心将男子50公里竞走纳入被调整对象。

2020年12月,这项看起来残酷、耗时极长的赛事,被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正式从巴黎奥运会的项目设置中调整了出去。

几乎同一时间,世界田联理事会会议也通过表决,2022年尤金田径世锦赛的男子、女子50公里竞走均改为35公里竞走,这也意味着50公里竞走将在东京奥运会后告别世界顶

级大赛。

“这是50公里竞走最后一届奥运会了,赛后我也给教练发了一条信息:‘我没有翻盘的可能了。’即使我想练,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是我不想练了,只能说还有遗憾,现在是没有机会,没有可能了。”赛后,边通达语气中带着些许的遗憾。

在意志力的极限比拼当中,为了不让自己掉队,边通达也使出了“绝技”:用号码簿上的曲别针扎自己,“总得有外界的东西来刺激自己的神经感官,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扎虎口,还有胳膊肘,完了之后,我就想让这种疼痛感告诉自己不能掉不能掉。”边通达说。

比赛是辛苦的,备战同样

是残酷的。为了准备早上五点半开始的比赛,边通达凌晨两点四十就起床了,“之前一直在适应这个时间,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按照四点半(北京时间五点半)比赛的节奏来备战的。”

为了储备体能,冬训期间的边通达,每周的训练量都在二百五六十公里,长期大运动量训练,让边通达没能躲过伤病的侵袭,2020年,他被送上了手术台,“基本上是三个月没动弹,要不是奥运会延期,我可能都参不了赛了。”

边通达说,没能给中国代表团成绩簿“添砖加瓦”,心中

很遗憾,但比赛已经拼尽全力,已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这次教练没有随队来东京,赛前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合理分配体能。”边通达说,“一个成功的50公里,最后收尾能冲下来,就算成功了。原来的时候,我比下来还没到筋疲力尽,还有劲,这场比赛就不成功。今天比完,放在国内我就得一屁股坐下,但在这里,我坚持着站住了。”

随着男子50公里竞走淡出奥运会,这一风向标的重要变化,也让30岁的边通达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末尾,“还需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去打好全运会。”

站上这条赛道,他们都是冠军